

“中国好人”张美生与侨批的37年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冷霜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蔡嘉鸿

今年,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,让“侨批”一词再次走进大众视野。而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,有一个人与这些纸页相伴了37年。

9月28日,2026年第三批“中国好人榜”揭晓。自费收集侨批6万多件、修复8000余件、无偿捐赠6000余件的张美生光荣上榜。

“我20多岁就开始收集侨批,到今年已经37年了。”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,张美生笑着回忆起自己和侨批的缘分,“我来做这件事,就好像是上天的安排。”

从一个偶然捡起侨批的年轻人,到收集、修复、研究、传播侨批的民间档案鉴定专家,张美生把人生的大半光阴,交给了一张张家书。



张美生在家中修复侨批

箱旧信件。信封上有漂亮的毛笔字,还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,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,于是用比废纸稍高的价格,把它们留了下来。

这一留,就是37年。

那时,侨批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广泛关注。老人去世、家庭清理旧物,一捆捆侨批可能被扔掉、烧掉,或按斤卖进废品站。

为了寻找侨批,张美生不辞辛苦四处奔波。有人不理解:年纪轻轻,干什么不好,偏偏去“捡垃圾”?家里人也有意见——收回来的旧纸上有老鼠留下的污渍,甚至还有蟑螂、蛀虫,常常弄得家里又脏又乱。

可张美生放不下。“37年前,我完全不懂侨批,最先吸引我的是漂亮书法和邮票。但真正支撑我坚持下来的,是侨批里面饱含的家国情感。”

夜深人静,他常常关起房门,把一封封不同家族的侨批摊在桌上慢慢

读。那些写信的人早已远去,悲欢却留在纸上。“仿佛他们在跟我诉请在异乡打拼的遭遇。”他说。

从侨批中拾起历史的记忆

跨越晚清、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,一代代潮汕儿女远赴香港及东南亚地区谋生扎根。山海阻隔、烽火连绵的岁月里,折叠封、红条封、山水封、航空封等各式侨批封,成为海外侨胞与故土家国相连的重要纽带。

在张美生的众多藏品中,抗战时期的侨批最具分量,最动人心魄。

例如,他收藏了一封抗战时期泰国华侨许泽博寄给新婚妻子蔡纯良的侨批,信中他叮嘱妻子赴澄海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能,以尽“匹妇之责”。

还有一封最短的侨批,内容只有两个字:平安。潮汕民间素有“平安当大赚”的老话,这也是一代代海外侨民最

真切的人生写照。

这类专门报平安的家书,被潮汕人称为“平安批”,又称“回头批”。早年华侨远赴海外,抵达异乡安顿后的第一件事,便是寄信回乡报平安。不少人初到异地,身无分文、无力寄款,便手写短笺,托付同乡顺带传回故土。

“每每读到这些侨批、家书,都被深深打动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”张美生哽咽着说。

几十年来,张美生收集数量最多的时候,有6万多件侨批。“如今我们国家富强,人民幸福,老百姓享受着繁荣发展的成果。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。铭记历史、不忘国耻,珍爱和平,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。”他说,“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些有教育意义的好故事,讲给后人听。”

“救”回百年家书

收集,只是张美生守护侨批的第一步。潮汕地区气候湿热,许多流散民间的老侨批历经虫蛀、霉变、水浸,来到张美生手中时,已经皱缩、残缺甚至粘连成团。怎么救?多年来,张美生摸索出一套修复侨批的独特方法。

只见他端来一盆清水,拿起一封皱巴巴的侨批,小心放入水中,凭经验判断时机,再将侨批轻轻捞起,平整铺到报纸上,一遍遍吸去水分、压平纸页。

这是第一步,接下来是“补”。面对侨批上的缺口,他先看年份,再辨纸张的厚薄、颜色、纹理,从家中收藏的一摞老纸中寻找最接近原件的一种。

随后,将补纸撕成缺口对应大小,用糨糊覆在侨批缺口处,用工具一点点压实、展平;待糨糊晾干,再用工具将边缘修剪整齐。

张美生透露,这门手艺,也来自几十年前埋下的一颗种子。小时候,他曾看过亲戚修复古字画,入水、拆解、清洗……这些动作,在多年后被他一点点迁移到侨批修复中。

“之后就是自己不断摸索,也经历

过无数次失败。”张美生说。如今,面对一封内容特别珍贵的侨批,他仍然会关掉手机,屏蔽外界干扰,一个人安静地坐下来,用一种敬畏的心来修复。因为少掉一个字、一个标点,都可能意味着一段历史信息永久消失。

到现在,他已修复侨批8000余件。“不仅是修复一张纸,更是修复一段被时光磨损的情感,也是修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,让人能够触摸到那份跨越时空的真情。”他说。

让侨批抵达更远的地方

除了收集侨批、修复侨批,张美生还选择把它们“送”出去。37年来,张美生无偿捐赠侨批6000余件,其中500件侨批珍品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,部分藏品被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、澄海永定楼等收藏。他也从收藏者逐渐成为研究者,参与编著多部侨批研究著作。

但他越来越觉得,只把东西留下来,还不够,得有人读它、懂它、讲它。这些年,张美生一次次走进学校、社区讲侨批,讲漂洋过海的潮汕先辈,讲纸页背后的家国故事。

今年,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,又把更多人的目光带到侨批上。电影结尾“彩蛋”中的5件展品,来自张美生的收藏。他表示,希望人们看见的不只是泛黄的信纸,更是信纸背后“重情重义、诚实守信、爱国爱乡”的精神。

张美生把自己去学校讲课比作“播种”。“只要听的年轻人里面,有一两个人对侨批产生兴趣,愿意继续去做这件事,就是我的心愿。”

纸很短,只写得下数行家书;情很长,越过山海,也穿过百年时光。37年过去,那个曾被人笑作“捡垃圾”的年轻人,已经两鬓染霜,他的日子依然围着侨批打转。至于家中那些“一辈子也整理不完”的侨批要怎么办?张美生笑着说:“交给时间。”

离开讲台后 中大博士在深圳开书店



刘凯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
实习生 周泓宇
图/羊城晚报记者 党学为

临近10月的一个下午,在深圳福田区下沙地铁站附近的庆历书坊,记者见到了店主刘凯。他的这家30多平方米的书店,开在大型商场对面的城中村外围,左邻右舍都是充满烟火气的食铺。40多岁的刘凯戴着眼镜,头发黑白相间,穿一件深蓝色T恤,正在替顾客结账。

刘凯在中山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,在深圳做了9年历史教师;两个月前,他把家中近万册藏书搬进这间小店。这里的新书通常卖5至6折,旧书多为3至4折,一些顾客结账时反而劝他不要卖得太便宜。

近期,一条由读者拍摄的视频在网上传播,庆历书坊的客流随之增加。中秋节当天,记者采访时,看到进店的读者几乎没有间断。刘凯略显兴奋地说,这个假期是开业以来生意最好的几天。

名为“庆历书坊”的书店

庆历书坊位于下沙城中村与商圈交界处,一面连接商场和金融办公区,一面通向年轻租客密集的城中村。附近餐馆、便利店环绕,这间文史书店夹在其间显得格外醒目。

不少读者好奇店名的由来:为什么取名“庆历书坊”?

刘凯解释说,“庆历”取自宋仁宗的年号,他向往那个时期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象。“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等文人都活跃于宋仁宗时期。范仲淹写下《岳阳楼记》,以及《梦溪笔谈》所记载的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,都发生在庆历年间。”

“庆历元年(1041)到2041年正好是一千年。”刘凯说,他希望这间小店能够坚持到十五年后,“完成一场千年之约,多有意义”。

在书店的白色灯光下,20个书架密密麻麻塞满了书,摆成内外两层;外层遮住了内层的书脊,其中近一半用于陈列历史文化类书籍。中间的几张方桌堆放着开本较大的画册和新书,过道狭窄,几张矮凳散放其间,读者可以自行取书、拆封阅读。

店里的近万册藏书,源于刘凯多年来的积累。2003年,他从家乡长春考入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,一年后转入历史学系,此后在中大硕博连读,主要研究隋唐道教史。在广州读书期间,刘凯时常到北京路、文德路一带淘旧书,尤爱收集民国旧籍以及带有印章批注的古籍。记者采访时,他拿出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《明季南略》,又展示一本印有广州执信中学图书馆藏章的旧书,从纸张、印章和批注讲起这些书可能经历的流转。

2015年底博士毕业后,刘凯在深圳成为中学历史教师。2025年,他计划赴港求职,没有续签原学校的合同。原以为很快能够找到新的岗位,等待却持续了近一年。

“我那时候是必须得做一件事了,否则就没法养活自己。”他说,如果继续坐吃山空,很快连开一家小店的成本都

拿不出来。顾盼家中,他最熟悉也最现成的仍是书。“我攒了这么多年,家里全是书,那不如开间书店。”

理想主义者也要面对房租

庆历书坊的新书通常卖5至6折,旧书多为3至4折。刘凯最初的想法很纯粹:“把最好的书挑出来,用便宜的价格让大家看到。”然而,这种理想很快撞上了经营的现实。店里的许多藏书购于十多年前,本定价偏低,其中不乏绝版书,他也一并低价卖掉。直到资深书友提醒,他才学会上线查询市场行情。遇到特别喜欢的绝版书被买走,他坦言也会心疼:“但没办法,开店首先要生存。”

据媒体报道,中国出版协会、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,2025年,内容电商在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占比已超过四成,而以实体书店、平台电商、垂直电商为代表的传统渠道销量呈下降趋势。在这样的市场里,刘凯的低价为小店吸引了读者,也进一步压缩了本就有限的利润。

刘凯理解的独立书店,并不只是面积小、由个人经营,更重要的是按照店主自己的判断选书。庆历书坊以历史文化类书籍为主,这是他希望保留的特点。他相信“好书一定会等到好读者”,但也承认选书不能“过于学术”。开业后刘凯才发现,销量最高的是小说,心理学、经济和宗教类书籍的销售也超过预期。他开始参考读者建议与网络评分,适时调整进书结构。

从东莞赶来的周女士一家,正是被这里集中的文史书籍吸引。周女士平时爱逛二手书店,“其他旧书店里的专业书往往需要一本本寻找,而庆历书坊已经替读者做过一轮筛选,价格也不用比了,直接来就好了”。她最终买下一套钱穆的繁体竖排版《国史大纲》和几本儿童绘本。听到刘凯报出的价格,她还劝他不要卖得太便宜。

刘凯原本想象中的书店生活是“泡着茶,然后在那里看书”,真正营业后,每天从上午守到午夜,时间大多用来选书、订货、搬运和分类。“开书店以后,反

而没有时间看书了。”他说。

选书是刘凯最喜欢做的事,“一天内大部分时间都在选书,‘刺手’刺得很爽”,但进书太多反而不利于读者寻找。到了月底,他又发现账上的钱可能不足以支付下一期房租,只能停采采购:“不能再进了,下个月1号要交房租了。”

开业第一个月,庆历书坊日均营业额约1300元;第二个月提高到约1800元,网络走红后,日营业额偶尔能超过2000元。刘凯估算,卖书的毛利约为三成。除去每月店租、附近租房费用、水电和进货成本,即使暂不算人工费,利润依然稀薄。第一个月生意不及预期时,他甚至想过放弃押金关店。

家人起初并不看好开书店,仍希望他重新做教师。书店开门后,刘凯的父亲每天从大梅沙赶来,近期看到进店的读者增加,才逐渐放心:“我没想到能来这么多人。”

刘凯说,开书店“多少要有一点理想主义”,否则很难长久投入;但也不能只讲理想,“理想和现实要达到一个平衡”。

一家书店与一座城市

开店以后,刘凯才开始使用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。他曾拍摄本人出镜的荐书和历史讲解视频,但画面和剪辑较为简单,播放量很少。最先带来明显关注的,反而是读者随手拍下的聊天片段和自发写下的探店帖文。

“历史学博士裸辞开书店”“理想主义者在深圳城中村开书店”等话题随后在网上传播,他承认,博士、教师和书店老板之间的身份反差,构成了传播中的流量密码。但在他看来,这家书店被关注,还有更深一层原因:“我想,还是深圳太需要这样的精神空间了。”



市中的庆历书坊

刘凯开店前了解过其他城市的独立书店,他发现与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相比,深圳类似的小型书店并不多,以文史类专业书籍为主,主要依靠卖书经营的书店更少。庆历书坊开在下沙这样一个烟火气浓厚的地方,又使它更容易受到注意。

从数量上看,深圳并不缺少阅读设施。尽管拥有众多大型书城、公园书吧和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,但由于个人经营、依靠店主审美和知识结构独立选书的小型书店,能够为读者提供不同于畅销榜单的选择,构成了庆历书坊独特的吸引力。这类小型书店,也以一种更为具体的方式,填充着城市的阅读空间。

这也呈现出实体书市场中的一层张力。今年以来,从“南国书香节”到北京地坛书市的烟火,线下阅读活动持续吸引着大量读者。在大众购书越来越转向价格更低、下单更方便的线上渠道的同时,一些有稳定兴趣的读者却仍愿意走进书市与实体书店,感受挑选、翻阅和交流的过程。这样的读者数量未必庞大,却可能对一家书店形成较强的黏性。

网络将这些原本分散的读者带到了庆历书坊,而流量带来了热闹,也带来了考验。如何将短期的打卡热度转化为稳定的日常客流,是刘凯当前必须面对的课题。

学史多年,让刘凯相信,读书的价值,不只是记住知识,也在于学会辨别不同说法,形成自己的判断。“我说的读书,其实也是学习。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,能多学一点,也就多一分准备。”他说。

采访结束时,书店刚刚送走一批顾客,终于短暂安静下来。街对面的商场已经亮起灯光,人来人往,城中村一侧也不断有人骑车经过。刘凯过去读过书、教过的书,如今都凝练在这间小店里。夜色渐深,庆历书坊的灯仍然亮着。不久,又有读者推门进来。

羊城晚报

A4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間 ·

2026年10月3日
星期六

责编 杨 帅
美编 丘淑斐
校对 苏 敏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

二维码有效期
至10月6日